

銀海滄桑

姚克

孔另境主編
剽本叢刊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銀
海
滄
桑

四
幕
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銀海滄桑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姚 克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序

在平日的閒談裏，覺得作者姚克先生是個推崇易卜生者。可是在這裏還得引用李健吾先生寫在「風流債」跋裏的話：「人屬於一種有遺憾的動物，喜歡做的不一定能够做，時間不允許，環境不允許，尤其是說也可憐，機會不允許。」不一定能够做的原因有大家共同之點，也有各人個別之點，但是其有遺憾則一。作者至今沒有介紹過易卜生的著作，也從沒有類似易卜生型的作品問世，這是作者所引爲遺憾的事。

「時」「空」是含有連續性的。天下祇有傻子才會相信事情的轉變可能突然飛躍。所以遺憾的消滅其間必然留着蛻變的痕跡。

往昔，新文化運動的初期，許多讀者還喜歡着長篇章回說部千篇一律的濫調，看來好像頭頭是道，其實却是滿紙衍詞。於是識者便來些對症之藥，介紹了不少的短篇文藝小說。但在當時的刊物，却也不敢嘗試着清一色的刊出，祇是兼收並蓄。這也便是當時的蛻變痕跡。

現在，在戲劇方面要來介紹易卜生型的作品，這却正和當時的介紹短篇文藝小說，情形彷彿。而其間蛻變之路更其難覓。何以故？同一刊物可以兩棲式地兼收並蓄，而戲劇在同場的演出裏却不能容納兩種的多幕劇。所以這裏的蛻變之路，還祇有在編劇方法裏去尋覓。

這是當前的事實。最近話劇多了不少的觀衆，然而其間多數觀衆所喜歡的「戲」，是要「有頭有尾，有情有

節，件件清楚，事事分明。」於是便有許多應運而生的劇本，都是故事（Story）即劇情（Plot）全劇的進展成了故事的敘述——Story-telling。我想，這應該不是不懂得編劇，而是技窮了然後如此地滿足觀眾。這不是蛻變，因為蛻變是進步的，而這是迎頭上去開倒車。

觀眾和演員與舞台同樣是戲劇存在的要素。所以劇作家考慮到如何滿足觀眾，這原不為病，甚且應該說這種的考慮原屬必要。但是，自己技窮而隨着觀眾之所好，即使能夠滿足了觀眾，而仍失去了戲劇的存在（戲劇決不是Story-telling），則又何貴乎滿足觀眾？

以情節為中心的戲，要寫來不成Story-telling，那便祇好到技巧裏去討生活。李健吾先生的所以在這時候抱着遺憾，存心忠厚，不吹求它的缺陷（李健吾先生在「風流債」的跋裏說：人家沒有的東西不能向人家要，我們應當忠厚），而搬取 Sardon 和 Scribe 的作品，其原因也正在此。

近代劇作家有過不少反對技巧主義的至理名言。可是 Galsworthy 避免在警句上落幕，Doleman 曾評之為失當。他說：問題不是在用不用技巧而是在有無效果。其實，近代的戲劇何嘗能反對技巧。正相反，中間多的是不顯得在耍弄技巧的技巧。天然的人情味裏安排技巧，這是更好的技巧。

易卜生就是最講究技巧者。他的戲不是沒有長長的故事，但是戲的開始却總是落在半中間最恰當的一點。這種打蛇打在七寸裏的能耐，正是易卜生最好的技巧。

本劇作者雖然在故事情節上滿足觀眾，可是在選取戲的起點上，究竟還是用了易卜生的那一手。他沒有在三個主角鬧三角戀愛時寫起，但是也沒有放緩這遠因。戲的開始落在他們關係起着最高波折之前，取了場面最容易熱鬧的攝影場。這起點之佳，即使最嚴厲的批評家對此也不能有半點的微詞了。

可是易卜生的開場，畢竟不是容易學的。起點取在牛中間，還因仍得不放鬆，這裏有許多的倒敘的安排，就真够你麻煩。這問題不僅在編者，即在導演的立場，也覺得第一幕第二場最得當心。編者所注意者在於倒敘場面的不使過於冗長，冗長易悶，於是在適當之處都有場面的安排。但在導演者却又得小心處理，不使觀眾滑過那些斷續的倒敘而致交代不見清楚。

着重情節寫戲而沒有技巧，終成Story-telling。可是着重了技巧而只向戲劇的場面裏去鑽，鑽來鑽去，至多的成就也還不過是Theatricality而已，不是Drama。戲劇的靈魂在於人情味。所以劇作者有了情節和技巧滿足觀眾，還得必須有人情味去滿足戲劇的靈魂。否則，滿台的傀儡，不也可以滿足觀眾？

人情味的產生在於人物的創造。而人物的創造，則需要作者的孕育。情節愈曲折，技巧的運用愈紛繁，則人物性的限制便愈多，而孕育也愈費力。所以，以情節和技巧見長的作者往往避難就易，將人物的孕育輕輕放過。Sardor和Scribe便是這一派劇作者的代表。而其作品之不見重於後世，也就在此。

當然，劇本並不全是以人物性格為中心的。但是高手的作家，即使在寫着重情節的劇本，也不肯忽略了人物的刻劃。其原因也就在此。

在劇本產量激增的今日，演出的競爭必然會使平鋪直敘Story-telling式的劇本趨於淘汰，但是淘汰的結果，可能驅使劇作者走上「技巧至上」的途徑，而其流弊或將作繭自縛，變成了幽閉在技巧圈內的僵置。這可不是蛻變中的進步，而是發育上的停滯了。

上述的流弊，我相信本劇作者已經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運用技巧之外，他對於人物的創造都會經過一番的孕育，然後落筆。所以角色的造型和生活，處處都令人有親切之感。即在純場面的場合裏，像如第一幕的攝影場中，

第三幕的鐵匠店和街頭，登場人物縱然衆多，但是各色人等都是實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人物，絕不是滿台的傀儡。尤其明顯的是劇情的關鍵雖然在於三個主角的意氣衝突，但是推動這衝突的力量並不是劇情的，而是性格的。換句話說：假使蕭寒沒有高傲和固執的特性，林櫻沒有任性和虛榮的弱點，高士奇沒有徇情求全的不澈底脾氣，忠厚純篤的友情，和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傻勁，劇情的發展便不會如此。作者寫蕭寒則致力於他的情感，寫林櫻則着眼於她的生活，寫高士奇則參透他的心理。這決不是信手拈來的巧合，而是胸有成竹的明證。若不經過一番孕育，又焉能得此。

人之好惡不同，於劇本亦然，「銀海滄桑」當然亦難逃此例。但我覺得，縱然個人或有偏愛，而在此時此地留此「蛻變之跡」，至少當無大過。贅誌弁言，亦聊爲同好者語耳。

吳似之

銀海滄桑

姚克

(1)

幕次	時	間	地	點
第一幕	十餘年前的一個春夜，約八點半鐘		上海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	
景一	一小時後		時代攝影場之導演辦公室	
第二幕	越一日，上午十時許		林櫻寓所之會客室	
第三幕	三年後臘月某日晨		同第二幕	
景一	同日午時		鐵匠店樓上	
景二	半小時後		荒場	
第四幕				

劇中人物

第一幕

蔡國璋（佈景師）

木匠
甲 乙

阿培（錄音助手）

徐倫（劇務）

電燈曼

張玉華（女主角）

阿毛（茶房）

看拍戲者

中年婦人
少女
小孩
青年

湛明哥（攝影師）

小唐（攝影助手）

管道具人

場記

惲景堯（宣傳主任）

高士奇（導演）

劉風（男演員）

老陳（男演員）

柳金（攝影記者）

賈月亭（影片公司老闆）

林櫻（編劇蕭寒之妻）

賈小亭（賈月亭之子）

阿庚（茶房）

蕭寒（編劇人）

小雲（蕭寒之女）

第二幕

張媽

送貨人

林櫻

賈小亭

賈月亭

渾景堯

柳金

高士奇

蕭寒

小雲

第三幕

張媽

林櫻

郵差

賈小亭

賈月亭

惲景堯

高士奇

蕭寒

鐵匠店老闆娘

小雲

鐵匠店老闆

第四幕

蕭寒

小雲

賣餛飩的

小麻子（地痞）

林櫻

高士奇

過路人等

原书空白

第一幕

原书空白

第一幕 第一景

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一個沒有窗戶的龐大建築物，在形式上說：它很像人家養狗の木棚，雖然體積有大小巫之分，其簡陋醜惡則殊難軒輊。其實，「攝影場」這個名詞祇是對外用的雅號，園內人是一律直呼之為「棚」的。

這個「棚」的上面是洋松和美國代瓦氈釘成的棚頂，下面是黃土春實的地基，四面是塗上一層洋灰的磚牆。因為建築費的限制，牆內並無完美的「防音」(sound-proof)裝置，只在四壁掛着麻袋布的壁障，以禦外面雜聲之侵入，同時也遮蔽了建築上的許多缺陷。

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這種草率造成而設備窳陋的小攝影場，幾乎遍地皆是。那時國內國外都在鬧着經濟不景氣，加以農村破產，生產衰落，內地的遊資像雪後的山雀都飛到大都市來找出路。可是大都市只有浮面的繁榮，實際上市面之不景氣視內地更形尖銳。於是比較冒險一點的商人為過剩的資金找宣洩的尾閘，羣起投資於新興事業。而小規模的電影公司遂乘時崛起。

時代攝影場就是這一批投機商人所創辦的許多小公司之一。它的場址原是一所洋式住宅，現在改為總管理處的各部辦公室，又在後面花園裏造了一個勉強可以應用的攝影場——這就是觀眾們所看見的「棚」了。

棚內設備之簡單自不待言，右下角有一間支在木架上的小房子——那是錄音室；棚的正中搭着佈景，那是兩間毗連的房子，從這佈景的窗戶向後望去，可以看見一幅畫着滿山紅葉的遠景。佈景前面橫七豎八擺着麥格風的滑桿架、燈光架和幾張帆布摺椅。左下角站着一架舊式的電影攝影機，左上角站着幾只置樂譜的架子；此外只有滿棚的漿糊臭，夾着泥筋、顏料、三夾板和燈線橡皮的氣息，變成一種莫可名狀的奇臭。

閉幕時棚內沉黑，僅有佈景前幾道光力微弱的工作燈。燈光架如怪樹一般森然矗立於兩邊，包着環狀鉛殼的粗燈綫，在地上蜿蜒着，像許多糾纏在一處的蛇虺，迴光燈和聚光燈蹲在燈光板上，似枯枝上鴟鵂的眼。……假如有個不熟悉的人驟然間走進來，他也許會恍若置身於童話中的巫窟。

在這暗澹的燈光下憧憧往來的是木匠、燈匠和幾個工作人員。佈景師蔡國璋叉手對着已搭好的佈景，作最後的檢視。木匠在旁邊等着他的「OK」，錄音助手阿培正在相度適當的地位，安置「麥格風」的滑桿架(traveling microphone boom)。

蔡 (向木匠們) 差不多了。……不過回頭窗外頭還得下雨，要先拿噴筒到燈光板上試試。

木匠甲 我們搭佈景的時候就湊好地位的，回頭下雨準沒錯兒。

蔡 要是下在窗戶裏，頭可不行呀。

木匠乙 沒有的事，保你沒錯兒。

蔡 那就好了。